

我是经朋友介绍偶然认识李翔的。

李翔是有点“木讷”的一个人，见面的那一天他穿着朴素而端正，沉默寡言且略显严肃，并不像通行的“艺术家”那么“潇洒”。他背着一个黑色而高大的画桶，就像他当年背着自己的孩子。我感觉到，他是一个低调的艺术工作者。他带来几本画册，那本画册简单到有点粗陋，印刷和纸张并不像现在流行的那么精美。

我不是一个自来熟的人，对于陌生的客人很难迅速找到话题。他也许察觉到了沉默带来的些许尴尬，于是他取出并铺开了画桶中的作品。

那是一叠纸本的水墨和彩墨作品。作品打开的瞬间却一下子吸引了我。那是一幅关于“郊外”的“围栏”题材作品，昏暗的光线弥漫着画面，一条

覆盖着积雪的路通向远方，似乎没有尽头，路边的杂树和枯草似乎在无声地诉说，一道金属的围栏斜立在路边上……在那个瞬间我奇怪地想到了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想到

寂寞之美

陈省之

柏林墙，似乎我在想，也许我的思想正是在围栏的这边，而在灰蒙蒙的那头呢？我叫来了公司的小伙子，帮我一张张铺开阅读。他的作品是高冷的，压抑着的情绪也许是乡愁，也许是对青春的回忆，或者是对未来的迷茫和摸索。尽管我并不完全清楚作者李翔是基于生活的真实写照还是出于对生活的无奈发泄。但是，我依然被画面深深地打动。我相信，他的画是不讨巧的，至少在这个快餐盛行的时代。现在，有几个人能真正懂得孤独是一种最高境界的美呢？

就这样，我们的话多了起来。无意之中知道我们还有个把共同的朋友，其中一个是我的发小。于是，我们多了很多话题，关

于青春，关于社会，关于工作，关于生活。谈到尽兴处，他提出要送我一幅作品，我拿起画册翻阅，按住了其中的一张，他惊讶地叫出来：“你是一个懂画的人，这幅作品入选威尼斯双年展《生而为艺术》提名展了！”

这时候我才知道，原来在我面前这个质朴、木讷而少言的中年男人竟然有这么深厚的艺术背景。

从此，我们开始交往起来。去年秋天，扬州的一个画廊为他的纸本作品做了个展，他来信多次邀请我去，每次都因为琐事和我固有的怠惰而耽搁。直到2017年的那场大雪之后，我才取道南京，又绕道扬州去拜访他，他的作品一如既往地深深感染着我，但是已经是熟识的朋友和故人！间隙之间，我去拜访了他的画室，那是一个用车库改造的画室，阴冷的天气在那个画室感受得到更多的阴郁。墙壁上贴满了他自己托裱的作品，被压制住火焰的炉子正像李翔内心的火热情感，但是，隔着画你无法感受。他的美只在画中。



同舟 (油画) 王煜宏

回到上海，我和朋友们不断介绍他的作品，介绍他这个人。我知道李翔目前物质上的日子不会太好，但是我相信，只是很多人还没有读懂他的画、他的思想，我相信，他的精神生活一定比我们中的很多人更快乐、更健康。正如他本人所说的，艺术已经给

予了他超越物质的宝贵馈赠，让他可以敏感地体验到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艺术塑造着他的精神气质，不断提升着他的生存状态，亦赋予了他一种身份感，让他在看待世界和生活时，比别人多了那么一点柔软的眼光，寂寞又何妨。

夜晚八点多，乘高铁到了南京，到三元巷的酒店住下。房间在17层，拉开纱窗一望，新街口近在眼前。

好暖心的城市！一年多没来，灯火更高更璀璨。赶紧走出酒店，一走昔日街道。中山路上的树影凝固不动，却有温和的风习习吹来。小时候住在南京，酷热的夏夜里，两边的人行道月光满地，有人铺上了凉席，梧桐树下吹着风入眠。这样的景象还会有吗？若有，一定抱上一袋薄被，把大树当民宿，一觉回到童年。

明天给江苏的戏剧人讲半天课，夜里回上海前，有几个小时的自由时间。想去浦口老火车站，看看朱自清《背影》中写过的父子分别：“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

人间永志不忘的，是这些从心里流出的长情。父子、恋人、挚友，莫不如此。生活中特别不能靠近的，是那些不动声色的人，难道内心就没有一寸脆弱的

褶皱吗？每次读《背影》，都会想到川端康成《伊豆的舞女》，那少男少女的分离，是那么纯净，那么一去不再：“舢板猛烈地摇晃着。舞女依然紧闭双唇，凝视着一个方向。我抓住绳梯，回过头去，舞女想说话再，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然后再次深深地点了点头。”也许明天并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浦口，但这并不重要。从照片上看，那里只剩下一段老站台，几间旧房子，昔日的熙熙攘攘，早已消散。记忆是用来怀念的，到达并不是终点。人生能实现的愿望很少很少，却不能阻挡心中的向往。一个人最悲剧的状态，是实现的多少于向往的，那会是多么枯竭的心灵！

邻居阿姐和一部电影里的女主角名字一样也叫阿彩。她大我10岁。我第一次看电影，就是她带我去看的。那是一部黑白影片，其中海上劫难的场景至今挥之不去：日舰横冲直撞，渔船躲避不及被撞得碎木乱飞。新人金喜落水、阿彩被鬼子虏走。日寇登上渔船烧杀掠夺，竟灭绝人性从一妇女怀中夺过婴儿丢进海里。当时我大概五六岁，渔民在火中惨叫哭号，在尖叫声中落水淹死的画面，看得我小心脏“砰砰”乱跳。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么恐怖的镜头，吓得伏在阿彩膝盖上不敢再看。再睁开眼时看到了渔民的反抗。落水的渔民举起一支标枪奋力投向日舰上的日本兵，标枪插入鬼子胸膛，女

海拔98.2米的松江天马山虽然不高，却堪称“沪陆之巅”。

“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明代陈继儒《天马山》诗云：“穆王乘骏海天游，一骑忘归化石头。……还幸祖龙鞭不去，留君雄镇御湍流。”民间相传，天马山是天庭下凡的神马化身。松江九峰三泖，风景秀丽，水草肥美，不是天庭却胜似天堂，诱天马安逸自得，徜徉于此，乐不思归。时有一群盗马贼闻风而动，打起了生擒天马的主

今晚对于这个世间

孙刚

今晚对于这个世间足够温暖 / 今晚下着雨，像今晚一样 / 你敲开我的房门 / 没有撑伞 / 温暖的雨濡湿了单薄的衣裳。

我给你冲了一杯热可可 / 我想给你唱一首催眠的歌 / 你湿漉漉的黑发贴在脸庞 / 你瘦弱的身体像石头一样冰凉。

我不期待你会偷偷爱上我 / 我不期待世间和我一起被原谅 / 我只想和你喝下热可可 / 听我浑浊的催眠的歌唱。

今晚，你美丽得像温暖的玉 / 你有一个温暖的晚上 / 这对于这个世间足够 / 温暖的雨濡湿了单薄的衣裳。

邻居阿姐和一部电影里的女主角名字一样也叫阿彩。她大我10岁。我第一次看电影，就是她带我去看的。那是一部黑白影片，其中海上劫难的场景至今挥之不去：日舰横冲直撞，渔船躲避不及被撞得碎木乱飞。新人金喜落水、阿彩被鬼子虏走。日寇登上渔船烧杀掠夺，竟灭绝人性从一妇女怀中夺过婴儿丢进海里。当时我大概五六岁，渔民在火中惨叫哭号，在尖叫声中落水淹死的画面，看得我小心脏“砰砰”乱跳。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么恐怖的镜头，吓得伏在阿彩膝盖上不敢再看。再睁开眼时看到了渔民的反抗。落水的渔民举起一支标枪奋力投向日舰上的日本兵，标枪插入鬼子胸膛，女

主角阿彩趁隙逃走。我心中无比痛快。

这是一部1962年出品的故事片，叫做《南海潮》。虽然是黑白的，但影片一开始描绘的，新中国的渔乡风情给我留下的印象却是五彩斑斓的：美丽的沙滩、织网的渔妇、彩霞、落日、月色、南粤风味的“咸水歌”（渔歌）和蓬勃的社会主义建设构成一幅非常和谐的南国海渔风情画，使我对南国风光心驰神往。

影片回忆过去渔民不能与岸上人通婚，七八岁时的农家小姑娘阿彩，既不懂也不管这些，背着大人和渔民的儿子金喜交往。在“拜堂成亲”的游戏中，小阿彩“嫁给”了小金喜。长大后阿彩和金喜在海滩边共同劳作暗自热恋，为封建势力不

意。他们在马儿每天前去饮水的“走马塘”路面上撒满黄豆，诱马食用，并设计在马路打滑时用套马绳将马缚住拿下。而天马独具

神奇的天马山

尹军

灵性，一眼便识破了盗马贼的算计，见路面有险，四蹄腾空，呼啸而去。自从有了这个故事后，人们抬头仰望天马山，两峰昂首脊弓，越看越像行空天马。由此，传奇的天马山，得诗之情、画之意，更加活泼灵动起来。

真正让我啧啧称奇的还不止于此。天马山，原名干山。元末文坛领袖杨维桢寓居松江，著《干山记》云：“世传夫差冢干将其山。”干山古有十景，其中一景为“看剑亭”，乃杨维桢所筑，以求干将剑。

今天天马山上有“三高士墓”，是杨维桢与元末明初著名文人钱惟善、陆居仁生同游、死共眠的三墓合称。三墓旁立有三座亭，其中一亭名“看剑

亭”。杨维桢曾在干山上寻找干将剑，一直找到墓葬干山，也未能如其所愿。

干山上是否真的藏有干将剑？至今谁也没有发现。虽然苏州有“干将路”和“莫邪路”，但春秋著名铸剑师干将和莫邪夫妇的故事，或许只是一个传说而已。不过，天马山确有神奇呈现，让人真实地看到了一座以斜度著称于世的天马山斜塔，犹如一柄横空出世、刺破青天的宝剑，剑气直冲霄汉。更有意思的是，民间相传松江干山和浙江莫干山，原本是江南的两座“夫妻山”。

想到这个传说，便会想起南宋华亭人朱克柔的“朱缙”，元代松江府乌泥泾人黄道婆的纺织，明代上海露香园韩希孟的“顾绣”，以及清代康熙年间在京城西郊建造畅春园的松江人张涟、张然父子等。这些工艺大家留给后人的不仅是旷世杰作，更有如山厚重的工匠精神传承。走笔至此，越想越觉得松江天马山，不仅传神，而且传奇，是一座让我想了又想，还想说些什么的神奇之山！

今日上海滩，养狗的人越来越多，走在路上，时不时会碰上有人牵着条狗，在你身边悠然而过，路人既不惊慌，也不惊讶。

我已经在上海滩生活了70多年，小时候在马路上很难遇见一个牵狗的人。因为那时国家给每个人都限定粮食，家家都不够吃，谁又有条件会去养狗呢？

也有例外的，记得有个叫福明的同学，他家里很有钱。我断定是他家里有钱，是因为夏天去他家温习功课，他的父亲搬出一台华生牌电风扇为我们几个同学解热，窗台边还有一只三人沙发，这些东西在我们眼里，绝对是奢侈品。我们选择在他家里温习功课，就是因为他家里条件好，有客堂间，几个同学一聚，十分享受。他们家里养着一条小狗，雪白的毛，胖乎乎的，很可爱。

1966年，我的这个同学全家遭殃，小狗也被红卫兵小将处理了。这段记忆极其深刻地印刻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脑海里：城市里的人养狗是奢靡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东西方养狗的历史和观念差异很大，欧洲人养狗盛于19世纪初，英国人把狗的忠诚、无私和随时乐意效劳看作是英国文明教化的结果，认为只有懂得欣赏狗的人，才称得上是一个真正的绅士。这种民俗文化影响至今，家庭养狗仍是欧洲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和习惯。有一年我去荷兰，在当地一位警察局长家做客，他养了一条雄壮的边境牧羊犬，在客厅里旁若无人地趴着，眼睛一直警觉地注视着我这个陌生人。我跟主人聊起了西方人的养狗文化，他说出一句骇人听闻的话：“没有狗的家庭是残缺的。”后来我在其他一些西方朋友口中也听到过类似的话：“我不能想象家里如果没有一条狗。”

我喜欢观察社会，探究上海滩各式各样的养狗人。当我用“依做啥养狗”这句地道的上海话询问他们时，他们回答各不相同，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屋里厢有地方养狗，花点钞票票毛毛。”看来住房和经济是众多上海人养狗的物质前提。其实，环境宽松了，社会更包容了，这个无形的前提只有我们这些老年人才能深切地体会到。

上海滩养狗人大大约有5种：一是老年人。有人称上海已进入超老龄社会，退休老人养一条适宜自己的狗，既可活动身体，又可丰富生活，尤其是孤寡老人，狗更是安度晚年的伴侣。二是时尚的年轻人。他们有的曾经在西方国家生活过，接受了养狗的生活理念，有的狗还是从国外带回来的。每逢节假日，他们会带着狗去晨跑或郊游，但工作一忙，常常就把爱犬丢给父母了。三是有从众心理的养狗人，或许他们中有的还带点虚荣心。看到别人牵着一只宠物犬，心里痒痒的，也想有一条，最好是更名贵的品种，无论是抱在怀里还是牵在手里，觉得很自豪，有面子。四是为了防梁上君子。尽管上海的社会治安秩序井然，但仍有为此养狗者，毕竟一有风吹草动，狗就会吠叫，全天候警卫，可以高枕无忧。五是为了孩子的养狗人。有一位家长告诉我，她的孩子酷爱小动物，为了不使孩子失望，十岁生日那天，一条可爱的吉娃娃进了家门，这样的养狗家庭还真不少。此外，还有特殊需求者，为了配合治疗抑郁症、自闭症等，养一条狗，调节病人情绪和心理减压，促进康复……

狗已融入许许多多家庭，养狗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上海滩养狗人的历史变化，可以折射出不同时代截然不同的历史印记和五光十色的大千世界；从狗在不同家庭里的贵贱待遇和狗养成的善恶秉性，可以透视出形形色色养狗人的不同社会角色和他们的品性；马路上的狗屎和居民小区里的狗吠，可以衡量出不同城市管理者的精细和市民文明程度的高低。

与金喜的真挚爱情早就在银幕下的阿彩心里播下了爱的种子，使她在人生最重要的时刻，选择了“执子之手与之偕老”。

去年，阿彩回上海和老邻居们欢聚一堂，我见到了阿彩的一家。阿彩老公享受国家的优抚政策，装上高科技假肢行走自如了。儿子长得高大英俊，读大学时应征入伍，成为南海舰队一名现役军人。听说我就是那个看电影吓哭的男孩，就调侃我说：原来你就是那个“查鼻涕”大叔啊！不过中国不是以前那个中国，绝不会让南海的苦难历史在今天的南海重演了！

生猛的形象，净化的灵魂，张军钊导演的《一个和八个》。电影中的真善美 责编：杨晓晖

上海滩养狗人

刘云耕

